

眷戀

• 趙學永 教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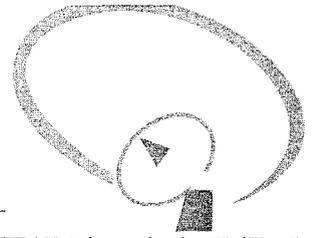
沈浸在優雅的爵士樂中，駛在夕陽西照的墾丁路上。諾大的太陽正在彩雲的擁抱下沈入金色海面。坐在後座的母親已熟睡。父親則是寧靜地望著窗外，享受這從未擁有的舒適。

樹的斜影映在筆直的公路上，宛似小時候父親帶我到高雄學琴，傍晚走在公園裡，父子倆細長的背影。每週六中午都搭著公路局的巴士，想著還沒練熟的曲子，從枋寮坐車到大統站下車。然後走過那充滿現代氣息及水溝臭味的高雄市街。直到文化中心旁的水塔在視線範圍之內，才改搭市公車往琴行而行。想不起因什麼場合，父子倆走過了那散落電塔的公園。不過，當天晚上因天黑而坐錯公車差點回不了家，父子倆感到無助及無奈，還偶爾浮現在回憶中。

滂沱大雨自高架橋上傾盆而下。剛處理完廚房垃圾，回寢室時還發現胡伯營站的小燈還沒關，想必又是獨自喝悶酒了。全身濕透地躺在沾滿油污的綿被裡，緊握著鬧鐘，希望明早兒不要錯過了開鍋爐的時間。永遠忘不了凌晨四點，帶著小跑步到鍋爐間點燃那隨時都能爆炸的老舊鍋爐。尤其冬天寒風凜冽，讓長期泡水的手腳感到刺痛難忍。邊跑還邊詛咒四處竄逃的老鼠。也從沒忘過深夜裡在饅頭間及米庫裡準備出國考試的日子。

同是寒冬，但前年的冬天，卻是最溫暖的。香檳校園裡的松鼠早就躲起來了。躲在那用秋天繽紛落葉築成的樹窩。牽著愛人的手，走在那冰凍的湖上。只見她嬌羞不敢大步走。深怕重心不穩跌了跤，摔傷了肚裡的孩子。遠方湖面上停滿了大雁，在雪白的湖中特別顯眼。只想用天際細細的枯木為未出世的孩子築張綿密的床。

轉眼間，雲雲已經長大。住過美國許多城鎮，如今來到了父母的家鄉，卻是自己的異鄉。此外，陰錯陽差，為了趕著回國教書，不能在愛妻生下凡凡的一剎那，緊握著她的手。但相隔千里的思念，也在母子兩踏上台灣土地的一瞬間，煙消雲散。雲雲和凡凡在家調皮搗蛋時，從沒覺得他們可愛；但夜深人靜，看著他們熟睡安穩的樣子，卻是終日忙碌於工作中，最大的慰藉。



一生，就彷彿坐在一輛沒有終點站，也沒有路線圖的公車上。偶爾在未知名的站下了車，摸索、徘徊，甚至蹉跎了一陣子，卻又得收起流漣的心，繼續搭公車往下一站而行。親人及友人上車下車，只能與他們短暫地享受那無法以時間及金錢度量的歡樂。充滿喜怒哀愁的街景，也隨著車窗框成的底片，捲入回憶中。



全家福(趙學永教授 提供)

今年的中秋很特別。寂靜已久的老家，除了田裡的蛙聲，又多了小孩的嬉戲聲。一樣的茶几，一樣沁涼的晚風，一樣的明月，卻有赴美求學多年來未曾享受過的中秋情。眷戀那宅邊的水塘，眷戀那穿梭於魚塭中的火車，眷戀那河中戲水的水牛，眷戀那遠方的大武山。只有在回到家鄉時才知道，鄉愁，原來是始於眷戀。

2004年中秋前夕於枋寮家中